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襄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疏）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魯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虎牢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大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疏注鄫鄭至晉師　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鄫者爲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爲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注冬者至善之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疏注下有至日誤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疏注成十至之宋 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爲奔

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爲楚邑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爲楚以彭城封魚石爲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旣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爲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爲追書也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

疏於是至宋志　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爲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爲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爲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

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
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　注登成至
繫宋　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
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
取宋彭成以封叛者削正興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
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
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
人也　注稱宋至宋志　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
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殺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
在於殺雖實不克殺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
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
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
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與或
取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心此宋志鄭志者以其入[illegible]

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欵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瓠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疏 注彭城至略之 正義曰案莊八年郕降于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彼以殺之為重來告故書此以降事為輕故為賤略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疏韓厥至其郛正義曰傳唯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注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汎爲注復時一言之耳敗其徒

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疏注徒兵步兵　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行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鄭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疏注於是至不書　正義曰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朾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

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疏注未與至經誤

正義曰睔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為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為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疏

注宋雖至衞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衞甯殖書將不稱師少也晉爲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爲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疏　注齊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爲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　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疏】遂城虎牢　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爲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爲已有故不繫晉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疏】傳馬牛皆百匹　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

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疏注檟梓之屬正義曰釋木云槄小葉曰檟郭璞曰槄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樊光云大老也散皵皮也皮老而麤皵者為楸小少也少而麤皵者為檟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檟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注櫬棺至送終正義曰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櫬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杝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杝椵也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

次椑以椵為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為椑鄭玄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内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為椑椑即櫬是也其椑用椵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為櫬者名之曰櫬其内必無棺也擇檟為櫬其櫬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為椑不言椑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椑用杝即云椑謂杝棺也天子之椑自用杝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椑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誥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德疏詩曰至哲矣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爲美德之行矣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爲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疏注襄公至之妣正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妻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疏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爲酒爲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爲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

周偏言今事然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烝進畀與皆釋詁文偕訓爲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疏 注宗婦至非禮 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爲姜姓歷世多矣不可 姜姓之女姜姓之婦令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爲妻者也禮記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疏 召萊子萊子不會 正義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爲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

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

疏 集矢至三子　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揔名為隹隹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

疏 子罕

當國　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爲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爲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子駟爲政爲政卿 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疏 官命未改　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應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疏注元年至武子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鄫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夫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耳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

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疏注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

疏注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例也但此盟于長樗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別期要會之處故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樗告也注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樗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疏注雞澤至無譏 ○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衆盟盟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歃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貴

聖賢之垂意以爲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閒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爲非天子之命嚮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疏

注陳疾至如會　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微君後期則揔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後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不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髡頑如會自是赴會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爲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疾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疏

注諸侯至經誤　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爲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目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摠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摠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魯史所記詳内略外僖十五年牡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

大夫其內可以兼表僑而殊表僑言及陳表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表僑耳且上文雖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表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吴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衡山在吴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疏 注組甲至練袍 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

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疏　注當時君子　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士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爲後世君子于故云當時君子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疏】注稽首首至地 正義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

疏 盟於耏外　正義曰此是士匄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外為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耏為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耏外

祁奚請老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疏讎也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爲謟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名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謟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謟媚也偏屬也疏稱其至爲黨正義曰敎令他人稱其讎則謟以求

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汝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己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疏 建一官而三物成 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

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疏　詩云至似之　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大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　疏　侵欲於小國　正義曰多有多難所欲求索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

疏魏絳戮其僕　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疏】事君至逃刑　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偏為此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斬僕依軍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為此事耳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

也 疏將伏劒 正義曰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

疏臣聞至用鉞 正義曰臣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爲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爲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爲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爲不敬魏絳自謂

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己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

臣之罪

（致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

今欲顯絳故與之禮食 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特為設禮食

疏 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

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張老為中軍司馬 代魏絳 士富為候奄 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疏注成公至杞姓　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鄫之徒皆姒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姒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疏注定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爽曰定舊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姒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妾貴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
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姒氏薨葬皆以禮備爲文明季文子
雖議從略賤闕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
爲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爲君非復公子適
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
得爲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
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譏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爲無禮明知於禮得成
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
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
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
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
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
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
成爲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
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

定姒並無諡文知其法得成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疏注軍禮不伐喪　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不受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疏 金奏至三拜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鍾鍾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鍾師掌金奏鄭玄大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又燕禮注云以鍾鎛播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以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下云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亦是工歌之耳 ○注肆夏至夏曲 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晝文于大明緜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二篇以爲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一夏以爲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

二夏弁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
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詔夏一名遏納夏
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
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
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
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
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
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
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
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
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
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
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
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

舉二名雖聡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删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没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遏既是肆夏明過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合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馮準先儒以樊過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爲思文分字既無定限丈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卓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

疏 注行人通使之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 曰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

疏注元侯牧伯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爲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疏注及與至相樂　正義曰

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與在其閒而聞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揔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己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

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爲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末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

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爲樂章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容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注晉以至魯君

疏正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己之臣以己臣爲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己爲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爲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疏】注詩言至勞之　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己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疏】注皇皇至四事　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為晉侯所教汝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為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訪問於

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疏咨親至爲謀　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爲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爲事事當爲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爲諮詢度諏謀疏臣獲五善　正義曰教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爲五魯語云君既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咸爲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爲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

反哭【疏】注櫬親至反哭　正義曰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爲虞祭今定姒初死匠慶以君長權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父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爲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欲不虞者欲不爲反哭也

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爲櫬

疏　注蒲圃至爲櫬　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樹菜蔬爲圃治禾黍爲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檟是爲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爲櫬也

匠慶請木　爲定姒作櫬　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爲略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疏　季孫至謂乎　正義曰不以道取爲略令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爲之也匠慶又恐季孫未必無

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爲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

注御止至異文　正義曰止寇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爲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爲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姒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無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少

晉侯享公公請屬鄫　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琅邪鄫縣

疏　注鄫小至鄫縣　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況

鄫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爲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

疏注晉官徵發之命　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未葬解之此以徵發解之觀文爲說

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鄫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

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伺間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使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

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疏】注夏訓至之號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疏】注禹孫至國名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爲羿所距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爲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傳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恤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豷巳民大自就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巳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踈也

恃其射也 羿善射

〔疏〕注羿善射 正義曰尚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譽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疏】伯明后寒棄之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注夷氏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

疏家衆殺而亨之　正義曰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正義曰世本文也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閒疏注戈在宋鄭之閒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嵒戈錫是也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疏注燼遺民正義曰樵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讎故靡得收而用之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疏注后杼少康子正義曰夏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疏有窮至故也　正義曰有窮逐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

髡尨圉本羿弃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

辭戒王過疏注辛甲至王過　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

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大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為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傳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為之

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 疏 注虞人掌田獵 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爲殺圍之處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是也 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芒芒遠貌畫分也 疏 注芒芒至分也 正義曰畫分者言畫地分之以爲竟也禹貢唯冀州帝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 疏 注啓開九州之道 正義曰旣分海内以爲九州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疏在帝夷羿　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三代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爲帝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爲帝此羿篡立爲王故以帝稱焉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疏注重猶數也　正義曰杜讀爲重累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疏於是至及之　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

開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爲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疏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疏注頓壞也　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鑒于

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疏注蕃縣至台亭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蕃讀若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爲番字因而不改也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注髽麻至而已正義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

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爲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

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産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衞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疏注魯衞至地闕　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蒯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去去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别去會吳者爲吳人先在善道蒯與林父往彼會之故去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爲外吳言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去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

會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疏注諸侯至魯戍　正義曰此戍陳及十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爲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出救故

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蔑周室故告愬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疏 注覿見至成之 正義曰覿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鄫雖被晉許而鄫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 疏 注豹與巫大夫 正義曰巫若自受命於鄫則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及比之魯大夫

命之今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疏】注雩夏至書旱　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

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爲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爲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爲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炎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爲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敎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根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 疏 注陳之至不刑 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根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爲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威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疏

注共王至不可　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爲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己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己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己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亦難乎

疏 注亦逸至成功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亦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爲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爲一事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疏 注公及至告廟　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

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鄫盟于苹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疏注公及至城棣　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既會而伐幷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

疏注在阼階西鄉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

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疏相三君矣　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又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疏注杞入至以名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曾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疏注狎親至戲也 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爲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疏注子蕩至曰梏 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梏桎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梏故云以弓梏也桎梏俱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怨所以得安司城至如初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詠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　注言子至得安　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强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爲國向戌

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

疏注始代至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爲政卿往見於大國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疏注堞女至女牆。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帀其城為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栢子陳宍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

疏遷萊于郳正義曰郳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疏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

日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　注稱牲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惟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去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疏注南遺至城之　正義曰此傳唯説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如衞

八月螽無傳爲災故書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疏】注謀救至鄭地　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疏】注實爲至會上　正義曰魯之隱閔實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爲子駟所弑而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

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爲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爲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鄵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鄵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注郊祀至殖者　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辯知后稷是何人

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合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
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
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
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
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
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
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
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
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
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
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
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
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
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

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猶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説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疏 注啓蟄至春分 正義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

謂春分指釋獻子之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傳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疏注隧正主役徒　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爲主役徒者

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

【疏】詩曰至多露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

行則多露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幾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疏弗躬至弗信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

正人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疏 詩曰至可乎 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爲德也正直己心是爲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爲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爲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注介助也景大也 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爲大也 注靖共至恤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爲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疏注爲之師長　正義曰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爲師長也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疏注禮登至一等　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疏詩曰至必折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爲臣而君過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得終其職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

疏注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疏 使公子黃往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爲執黃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注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剌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

疏 注鄭子至公子 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興師以生

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役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道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疏注時公至先歸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今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卽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

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疏注晉悼至多少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

也加罪以戮之【疏】注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去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爲己討所以自解說也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孤之子【疏】注二孫子孤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說也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爕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疏】注鄭侵至獲告　正義曰於時鄭無祭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韓重頓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

大夫以疏注晉悼至崇之 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崇之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亞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即亦是有禮之事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

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于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謀之難無成功

【疏】兆云詢多既卜且謀多 正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如杜此言則云是語辭

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

不爲害民不罷兵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疏注謂三至邢丘　正義曰鄬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八卿和睦　正義曰八

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

疏 詩云至于道 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爲是之故其事用

此益不成也發言訩訩不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爲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　注匪彼至適從　正義曰鄭玄以匪爲彼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以他物故以匪爲彼言如彼行人逢值岐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

憑陵我城郭憑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疏注皇暇也啓跪也正義曰皆釋言文

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

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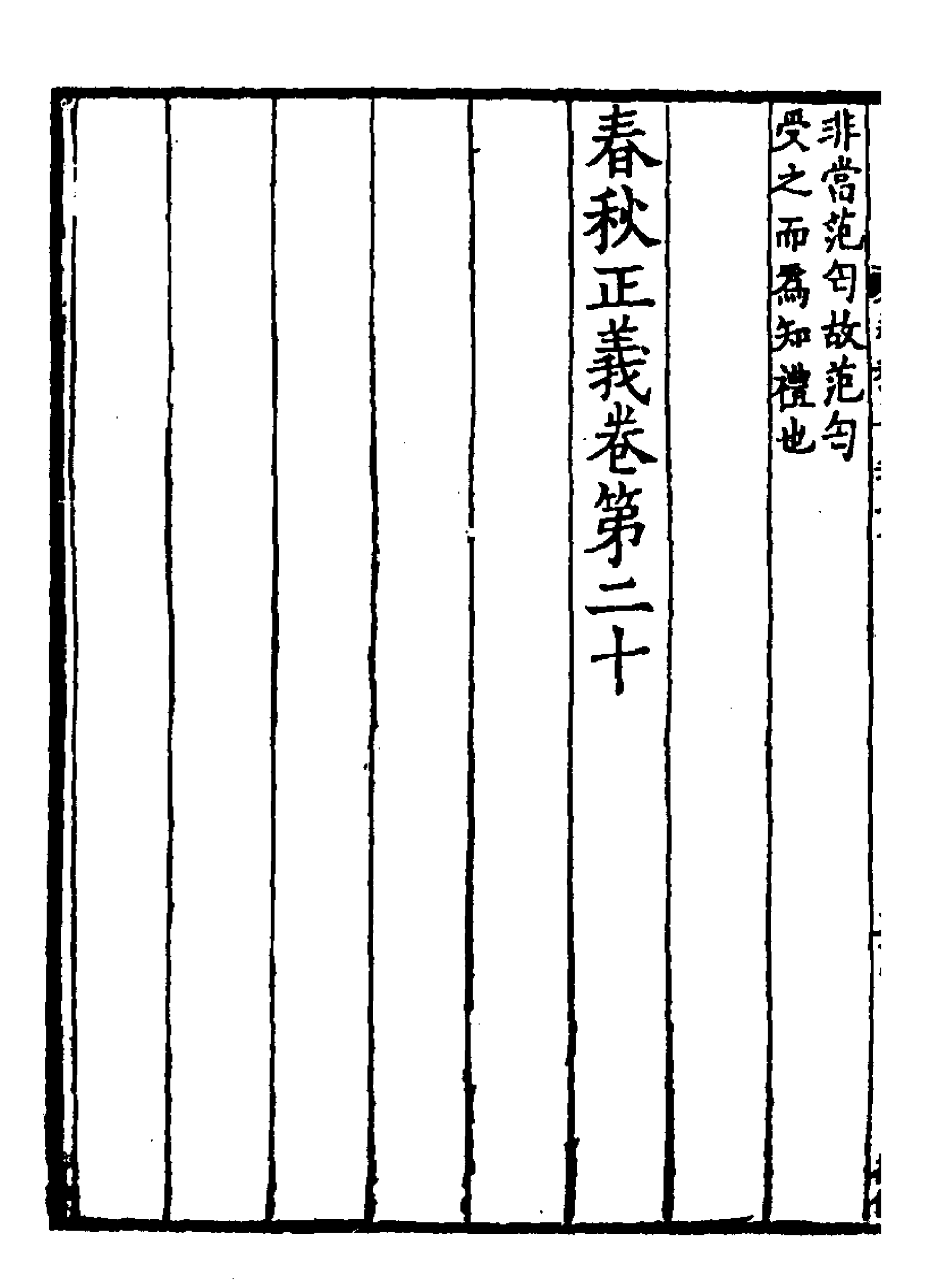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貟對之曰君有楚

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斥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疏注彤弓至知禮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



非嘗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爲知禮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